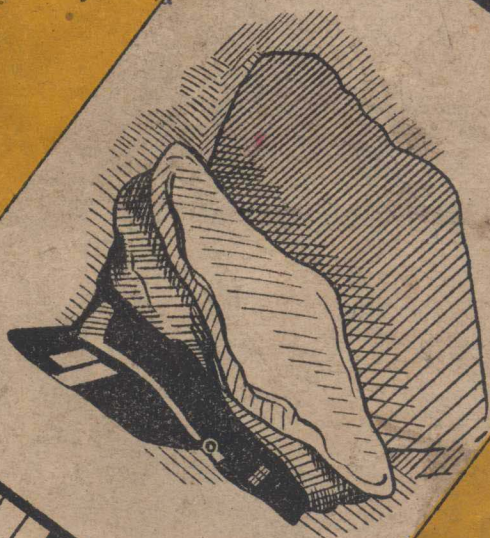


學生時代

執筆者：

魯迅 茅盾 等



鎖記

魯迅

衍太太現在是早經做了祖母，也許竟做了曾祖母了；那時却還年青，只有一個兒子比我大三四歲。她對自己的兒子雖然狠，對別家的孩子却好的，無論鬧出什麼亂子來，也決不去告訴各人的父母，因此我們就最願意在她家裏或她家的四近玩。

舉一個例說罷，冬天，水缸裏結了薄冰的時候，我們大清早起一看見，便喫冰。有一回給沈四太太看到了，大聲說道：「莫吃呀，要肚子疼的呢！」這聲音又給我母親聽到了，跑出來我們都挨了一頓罵，並且有大半天不准玩。我們推論禍首，認定是沈四太太，於是提起她就不用尊稱了，給她另外起了一個綽號，叫作「肚子疼」。

衍太太決不如此。假如她看見我們吃冰，一定和藹地笑着說：「好，再吃一塊。我記着，看誰吃的多。」

但我對於她也有不滿意的地方。一回是很早的時候了，我還很小，偶然走進她家去，她正在和她的男人看書。我走近去，她便將書塞在我的眼前道：「你看，你知道這是什麼？」我看那

書上畫着房屋，有兩個人光着身子彷彿在打架，但又不很像。正遲疑間，他們便大笑起來了。這使我很高興，似乎受了一個極大的侮辱，不到那裏去大約有十多天。一回是我已經十多歲了，和幾個孩子比賽打旋子，看誰旋得多。她就從旁計着數，說道：「好，八十二個了！再旋一個，八十三好，八十四……」但正在旋着的阿祥，忽然跌倒了，阿祥的孀母也恰恰走進來。她便接着說道：「你看，不是跌了麼？不聽我的話。我叫你不要旋，不要旋……」

雖然如此，孩子們總還喜歡到她那裏去。假如頭上碰得腫了一大塊的時候，去尋母親去罷，好的是罵一通，再給擦一點藥；壞的是沒有藥擦，還添幾個栗鑿和一通罵。衍太太却決不埋怨，立刻給你用燒酒調了水粉，搽在疙瘩上，說這不但止痛，將來還沒有癢痕。

父親故去之後，我也還常到她家裏去，不過已不是和孩子們玩耍了，却是和衍太太或她的男人談閒天。我其時覺得很有許多東西要買，看的和吃的，只是沒有錢。有一天談到這裏，她便說道：「母親的錢，你拿來用，就是了，還不就是你的麼？」我說母親沒有錢，她就說可以拿首飾去變賣；我說沒有首飾，她却道：「也許你沒有留心。到大廚的抽屜裏，角角落落去尋去，總可以尋出一點珠子這類東西……」

這些話我聽去似乎很異樣，便又不到她那裏去了，但有時又真想去打開大廚，細細地尋

一尋。大約此後不到一月，就聽到一種流言，說我已經偷了家裏的東西去變賣了，這實在使我覺得有如掉在冷水裏。流言的來源，我是明白的，倘是現在，只要有地方發表，我總要罵出流言家的狐狸尾巴來，但那時太年青，一遇流言，便連自己也彷彿覺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見人們的眼睛，怕受到母親的愛撫。

好。那麼走罷！

但是，那裏去呢？S城人的臉早經習熟，如此而已，連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總得尋別一類人們去，去尋爲S城人所詬病的人們，無論其爲畜生或魔鬼。那時爲全城所笑罵的是一個開得不久的學校，叫作中西學堂。漢文之外，又教些西文和算學。然而已經成爲衆天之的了；熟讀聖賢書的秀才們，還集了四書的句子，做一篇八股來嘲誚牠，這名文便即傳遍了全城，人人當作有趣的話柄。我只記得那「一起講」的開頭是——

「徐子以告夷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今也不然：鳩舌之音，聞其聲，皆雅言也……」

以後可忘却了，大概也和現今的國粹保存大家的議論差不多。但我對於這中西學堂，却也不滿足，因爲那裏面只教漢文、算學、英文和法文。功課較爲別致的，還有杭州的求是書院，然

而學費貴。

無須學費的學校在南京，自然只好往南京去。第一個進去的學校，目下不知道稱爲什麼了，光復以後，似乎有一時稱爲雷電學堂，很像封卿榜上「太極陣」，「混元陣」一類的名目。一進儀鳳門，便可以見牠那二十丈高的桅杆和不知多高的烟通。功課也簡單，一星期中，幾乎四整天是英文，一整天是讀漢文：「君子曰，穎考叔可課純孝也已矣，愛其母，施及莊公。」一整天是做漢文，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論穎考叔，論雲從龍，風從虎，論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論初進去當然只能做三班生，臥室裏是一桌一凳一牀，牀板只有兩塊。頭二班學生就不同了，二桌二凳或三凳一牀，牀板多至三塊。不但上講堂時挾着一堆厚而且大的精裝書，氣昂昂地走着，決非只有一本「潑賴媽」和四本左傳的三班生所敢正視；便是空着手，也一定將肘彎撐開，像一隻螃蟹，低一班的在後面總不能走出他之前。這一種螃蟹式的名公巨卿，現在都闊別得很久了，前四五年，竟在教育部的破腳輪椅上，發見了這姿勢，然而這位老爺却並非雷電學堂出身的，可見螃蟹態度，在我國也頗普遍。

可愛的是桅杆，但並非如「東隣」的「一支那通」所說，因爲牠「挺然翹然」，又是什麼的象徵。乃是因爲牠高，烏鴉喜鵲，都只能停在牠的半塗的木盤上。人如果爬到頂，便可以近看

獅子山遠眺莫愁湖——但究竟是否真可以眺得那麼遠，我現在可委實有點記不清楚了。而且不危險，下面張着網，即使跌下來，也不過如一條小魚落在網子裏；況且自從張網以後，聽說也還沒有人曾經跌下來。

原先還有一個池給學生學游泳的，這裏面却淹死了兩個年幼的學生。當我進去時，早填平了，不但填平，上面還造了一所小小的關帝廟。廟旁是一座焚化字紙的磚爐，爐口上橫寫着四個大字道：「敬惜字紙。」只可惜那兩個淹死鬼失了池子，難討替代，總在左近徘徊，雖然已有一「伏魔大帝關聖帝君」鎮壓着。辦學的人大概是好心腸的，所以每年七月十五，總請一羣和尚到雨天操場來放饑口，一個紅鼻而胖的大和尚戴上毗盧帽，捏訣念咒：「迴資囉，普彌耶吽！噫耶吽！噫耶吽！！！」

我的前輩同學被關聖帝君鎮壓了一整年，就只在這時候得到一點好處——雖然我並不深知是怎樣的好處。所以當這些時，我每每想做學生總得自己小心些。

總覺得不大合適，可是無法形容出這不合適來。現在發見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烏煙瘴氣」，庶幾乎其可也。只得走開。近來是單是走開也就不容易，「正人君子」者流會說你罵人罵到了聘書，或者是發「名士」脾氣，給你幾句正經的俏皮話。不過那時還不打緊，學生所

得的津貼，第一年不過二兩銀子，最初三個月的試習期內是零用五百文。於是毫無問題，去考礦務學堂去了，也許是礦路學堂，已經有些記不真，文憑又不在手頭，更無從查考。試驗並不難錄取的。

這回不是外國文，仍舊是漢文「穎考叔可謂純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學集註論文題目也小有不同，譬如丁欲善其事必先和其器論，是先前沒有做過的。

此外還有所謂格致地學金石學……都非常新鮮。但是還得聲明後兩項，就是現在之所謂地質學和礦物學，並非講與地和鐘鼎碑版的，只是畫鐵軌橫斷面圖，却有些麻煩，平行綫尤其討厭。但第二年的總辦是一個新派，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着時務報，考漢文也自己出題目，和教員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華盛頓論，漢文教員反而惴惴地來問我們道：「華盛頓是什麼東西呀……」

看新書的風氣便流行起來，我也知道了中國有一部書叫天演論。星期日跑到城南去買了來，白紙石印的一厚本，價五百文正。翻開一看，是寫得很好的字，開首便道：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渚境，歷歷如在機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撒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計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來世界上竟還有一個赫胥黎坐在書房裏那麼想，而且想得那麼新鮮，一口氣讀下去，「物競」「天擇」也出來了，蘇格拉第、柏拉圖也出來了，斯多噶也出來了。學堂裏又設立了一個閱報處，時務報不待言，還有譯學彙編，那書面上的張廉卿一流的四個字，就蓋得很可愛。

「你這孩子有點不對了，拿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來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輩嚴肅地對我說，而且遞過一張報紙來。接來看時，「臣許應駟跪奏……」那文章現在是一句也不記得了，也不記得可曾抄了沒有。

仍然自己不覺得有什麼「不對」，一有閒空，就照例地吃倭餅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但我們也曾經過一個很不平安的時期。那是第二年，聽說學校就要裁撤了，這也無怪，這學堂的設立，原是因為兩江總督聽得青龍山的煤礦出息好，所以開手的。待到開學時，煤礦那面卻已將原先的技師辭退，換了一個不甚了然的人了。理由是一先前的技師薪水太貴；二、他們覺得開煤礦並不難。於是不到一年，就連煤在那裏也不甚了然起來，終於是所得的煤，只能供燒那兩架抽水機之用，就是抽了水掘煤，掘出煤來抽水，結一筆出入兩清的賬。既然開礦無礦，宏路學堂自然也就無須乎開了，但是不知怎的，卻又並不裁撤，到第三年我們下礦洞去。

看的時候，情形實在頗淒涼，抽水機當然還在轉動，礦洞裏積水卻有半尺深，上面也點滴而下，幾個礦工便在這裏鬼一般工作着。

畢業，自然大家都盼望的，但一到畢業，卻又有些爽然若失。爬了幾次桅，不消說不配做半個水兵；聽了幾年講，下了幾回礦洞，就能掘出金、銀、銅、鐵、錫來麼？實在連自己也茫無把握，沒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說的那麼容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鑽下地面二十丈，結果還是一無所能，學問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了。所餘的還只有一條路到外國去留學的事，官家也許可了，派定五名到日本去。其中的一個因為祖母哭得死去活來，不去了，只賸了四個。日本的社會人情，我們一點不知道，應該如何準備呢？有一個前輩同學，在比我們早一年畢業，曾經游歷過日本，應該知道些情形。跑去請教之後，他鄭重地說：

「日本的襪新去是穿不慣的，要多帶些布襪。我看紙票也不好，你們帶去的錢不如都換了日本的現銀。」

四個人都說遵命。別人不知其詳，我是將錢都在上海換了日本的銀元，還帶了十雙布襪——白襪。

後來呢？後來，要穿制服和皮鞋，布襪完全無用，一元的銀圓日本早已廢置不用了，又賠錢

換了半元的銀圓和紙票。

我的中學生時代及其後

茅盾

時常這麼想：如果我現在又是個中學生，夠多麼快活！我時常希望在夢中我居然又是中學生；我居然又可以整天跑，嚷，打架，到晚上睡在硬板舖上絲毫不感困難地便打起鼾來；居然又可以熬整夜預備大考，把大捆的講義都強記着，然後又在考試過後忘記得精光；居然又可以坐在天橋上和同學們毫無顧忌地談自己的野心，幼稚地然而亦試地月旦人物。呵呵！熱烈的愉快的中學生時代，前程遠大的中學生時代！在那時，如果有誰不覺得整個世界是他的，那他一定不是好中學生，我敢說！

然而我始終未嘗在夢中再為中學生，甚至中學時的同學也不會夢見半個。不過是十多年呢，然而抵得過一百年的滄桑多變的這十多年，已經去的遠遠，已經不能再到夢中來使我暢笑，使我痛哭，使我自負到一定要吞下整個宇宙！

是的，吞下整個宇宙是中學生，一定得有這個氣魄：有一個挨得起餓，受得起凍，經得起跌

打的身體，有一個不怕風吹，不會失眠，不知道什麼叫做暈眩的腦袋，還有，二三十年大好的光陰，原封不動地疊在他前面，他自己將來的一切，社會將來的一切，人類將來的一切，都操在他手裏，都等待他去努力創造，他怎麼可以自己菲薄？

遇到了年青的朋友時，我總喜歡聽他們談他們的中學生活。聽到了他們這時代所特有的鬥爭生活的緊張和快活，我常常爲之神往；再聽到了他們這時代所特有的青年的苦悶，我又常常爲之興奮而惆悵。不錯，現代的青年，尤其是前程遠大的寶貝的中學生，都不免有些苦悶，都曾經有過一度的苦悶；始終不感得此苦悶者，若非「超人」，便是渾渾噩噩的傻瓜。超人非此世所有，因而只有好中學生纔會有苦悶。有一時的苦悶能？這是我們當此受難時代所不得不經過的「洗禮」呀！時代的特徵就是每一個有造化的青年必得經過一度苦悶。應該歡迎這苦悶，然後再戰勝這苦悶，十分元氣地要吞下全宇宙似的向前向前，幹着幹着，創造你自己將來的一切，社會將來的一切，和人類將來的一切罷！

鬥爭的生活使你幹練，苦悶的煎熬使你醇化；這是時代要造成青年爲能擔負歷史使命的兩件法寶。

在我的中學生時代，却沒有福氣來身受這兩件法寶的薰陶。相差不過十多年呀，然而我

的中學生時代是灰色的平凡的，只把人煨成了恹恹小丈夫的氣度。在我的中學生時代，沒有發生過一件事情，使我現在回想起來還感受著興奮和震盪。也許就是爲此我始終不再夢見我的中學生時代了。

我的中學生時代是灰色的，平凡的；沒有現在的那許多問題要求我們用腦力思考，也沒有現在的那許多鬥爭來磨練我們的機智胆略。學校生活的最大的浪花是把年青的美貌的一年級同學稱爲 *Frago*，而爭着和他做朋友。爭着譏七言的歪詩來讚頌他，或是嘲笑那些角逐中的對方。我經歷過三個中學校，浙西三府的三個中學校，我的最可寶貴的中學生時代也就在這樣灰色的空氣中滑了過去。如果一定要找出這三個中學校曾經給與我些什麼，現在心痛地回想起來，是這些個：書不讀秦漢以下，駢文是文章之正宗；詩要學建安七子；寫信擬六朝人的小札；舉止要風流瀟灑；氣度要清華疏曠……當時固然沒有現在那些新雜誌新書報，即使也有二三種那時所謂新的，我們也視爲俗物，說牠文章不通，字非古義。在大考時一夜的「抱佛脚」中，我們知道了歐洲有那些國，然言我們照例是過了大考就丟在腦後去了。世間有所謂社會科學，我們不知道，且也不願意去知道。是在這樣的畸形閉塞的空氣中，我度過了我的中學生生活，這結果使我現在只能坐在這裏寫文章，過所謂「文士生涯」。

那時我們亦無所謂「苦悶」。苦悶的人是有福的，因為這是思想展開到某種程度的徵象。因為通過了這一時期的苦悶，他的思想就會得確定。他將無往而不勇敢，而不愉快。我們的中學時代却只有渾噩，至多不過時發牢騷，一種學來的牢騷；太息於前輩風流不可再見，叔季之世無由復聞「正始之音」那種無聊的非青年人所宜有的牢騷。

中學畢業的上一年，「辛亥那年」了。住在滬杭鐵路中段，每天可以接讀上海報紙的學生的我們，大概也有些興奮罷？大概有一點。因為我們也時常到車站上買旅客手裏帶着的上海報，並且都革去了辮子了。然而這興奮既無明確的意識的內容，並且也消滅的很快。第一個陽歷元旦，在府學明倫堂上開了什麼市民大會一類的東西。有一位本來是我們這中學的校長，且又新任什麼軍政分府，演說「採用陽歷的便利」；那天會裏，這是惟一的演說。現在我還依稀記得的，是他拿拳頭上指骨的凸出處來說明陽歷各月的月大月小。如果說我在中學校曾經得了些新知識，那恐怕只有這一件事罷。

後來我又進過北方某大學，讀完了三年預科，我還是我，除了多吃些北方的沙土，並沒新得些什麼，於是我就厭倦了學校生活了。

現在，三十許的我，在感到身體衰弱的時候，在熱血塗涌依然有吞下整個宇宙的狂氣的

時候，每每要遺恨到我的中學生時代的太灰色太平凡了。我總覺得我的太平凡太灰色的中學生時代使得我的感情理智以及才能，沒有平衡的發展，只成了不完具的畸形的現在的我。時代不讓我的青年時代，最可寶貴的中學生時代，在鬥爭的興奮和苦悶的熬煉中過去，不讓我有永造可以興奮地回憶着的青年時代的生活的浪花，這也許就是所謂早生者的不幸罷？這也就是爲什麼我時時有這樣的感想：如果我現在又是中學生，夠多麼快活！好像是一個失敗的圍棋手，在深切地認知了過去的種種「失著」以後，總想要再來一局，而又況我的過去的「失著」都好像罪不由己，都好像是早生幾年者該得的責罰似的。

相差不過十多年呢，然而在現今這大變化的時代作中學生是幸福的！各種的思潮都在你面前攤開，任由你憑着良心去選擇，絕不像我的中學生時代只能聽到些「書不讀秦漢以下」一類的話語。學校的生活，不過是讀死書，而現在的一切，是多麼能夠發展你的才具，充實你的生活！事業的輪子正在加速度轉進，你們現在的中學生，躬逢其盛地正好把年富力強的數十年光陰貢獻給社會給人類！歷史需要着成千成萬的中學生青年來完成牠的使命！誰覺得出了中學校的大門便沒有路走，那他不是傻瓜便是軟骨頭！

青春，中學生時代，人生也只有一次；正在青春而又正在前程無窮的中學生時代，而又躬

逢科學昌明今日，而或又更幸而未生在富貴家庭，被捧在掌裏，含在嘴裏，做活寶貝，這真是十全的「八字」，應該不要辜負，應該不要自暴自棄，應該比什麼人都興高采烈些！

只有不幸而生於富厚之家，被捧在掌裏，含在嘴裏，做活寶貝，烘軟了骨頭的現代青年，才是很不幸地，只配在事業的輪子下，被碾成肉泥！

這樣的不幸兒是可憐的，他沒有自由的身體，他沒有選擇他的生活的自由，他就無異等於社會的寄生蟲。

我很慶幸，我沒有被捧在掌裏，含在嘴裏，當做活寶貝，所以雖然我的中學時代是那樣的灰色平凡，從那樣的陳腐閉塞，幾乎將我拖進了幾千年的古墳裏去，可是事業的高潮依然捲我而去，現在我還坐在此間寫這一篇文字。但是我依然羨慕着現今爲中學生的幸而不被捧在掌裏，含在嘴裏，當作活寶貝的年青的朋友。呵呵！尚在中學校或將出中學校的年青的朋友呀，不要以爲你是一個小小的中學生，看着那龐大混雜的社會，而自慚形穢，不是這麼的，正因爲你是個寒苦的中學生，你的骨頭尚未爲富貴祿利所熏軟，你有好身體，你有堅強的意志，你肯幹，你是個勇者，你剛在人世，你有年富力強的二三十年好光陰，由你自己支配，你自己將來的一切，社會將來的一切，人類將來的一切，都操在你手裏，都等待你去努力創造呢。

自然在你創造的途中有些困難等着你，但是你總不至於忘記了「不遇盤根錯節，無以見利器」的古語；也許你在創造的途中喪失你個體的存在，但是你總可以想見富家的公子常常會碰到綁匪，或者是吃得太多送了性命，這一類的事吧！

中學校時代

馬 尊

中學校時代，在年齡上是指十三四歲至十八九歲的一段。我今年四十六歲，我的中學校時代已是三十年以前的事了。那時正是由科舉過渡到學校的當兒，學校未興，私塾是唯一的學校。我自幼也從塾師讀經書，學八股，考秀才，後來且考舉人。及科舉全廢的前兩三年，然後改進學校，可是卻未曾任甚麼學校裏舉過業，未曾得過卒業文憑。

我上代是經商的，父親卻是個秀才。在十歲以前，祖父的事業未倒，家境很不壞，兄弟五人之中據說我在八字上可以讀書，於是祖父與父親都期望我將來中舉人點翰林，光大門楣，不豫備叫我去學生意。在我家坐館的先生也另眼相看我所讀的功課是和我的兄弟們不同的。他們讀四書，就讀些幼學瓊林和尺牘書類，而我卻非讀左傳詩經，禮記等等不可。他們不必

做八股文，而我卻非做八股文不可。因為我是要豫備將來做讀書人的。

十六歲那年我考得了秀才，以後不久，八股即廢，改「以策論取士」。八股在戊戌政變時曾廢過，不數月即恢復，至是時乃真廢了。這改革使全國的讀書人大起恐慌，當時的讀書人大都是一味靠八股喫飯的，他們平日朝夕所讀的是八股，案頭所列的是闈墨或試帖詩，經史向不研究，「時務」更所茫然。我雖八股的積習未深，不曾感到很大的不平，但要從師，也無師可從，只是把大題文府等類擱起，換些東萊博議、誼通鑑論、古文觀止之類的東西來讀，把白摺紙廢去，臨摹碑帖，再把當時唯一的算術書筆算數學買來自修而已。

那時我家裏的境況已大不如從前了。最初是祖父的事業失敗，不久祖父即去世。父親是少爺出身，舒服慣了的，兄弟們為家境所迫，都託親友介紹，提早作商店學徒去了。五間三進的寬大而貧乏的家裏，除了母親和一個嫂子，就剩了父子兩個老小秀才。父親的書箱裏，八股文以外，有一部史記，一部前後漢書，一部韓昌黎集，一部唐詩三百首，一部通鑑綱目，一部文選，一部聊齋志異，一部紅樓夢，一部西廂記，一部繆荃孫通纂，一部皇清經解，還有幾種唐人的碑帖，與桐陰論畫等論書畫的東西。父子把這些書作長日的消遣，父親愛寫字，種花，整潔居室，室裏乾淨清靜得如庵院一般。這樣地過了約莫一年。